

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我的田园

你在高原 第六部

张炜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4034707

1247.5
2749-3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 本书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张
炜 / 著

我的田园

你在高原 第六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47.5
2749-3



北航

C17148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在高原:全10册/张炜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ISBN 978-7-02-009720-3

I. ①你…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6653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237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51.375 插页30

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20-3

定 价 338.00元(全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卷 一

第一章	3
滨海之秋 契约	
第二章	22
女教师 月下茫野	
第三章	38
三口之家 出城	
第四章	55
四哥 小鼓额	
第五章	69
葡萄之夜 温煦的目光 狩猎	
第六章	88
老驼 秋歌 深凹的眼	
第七章	108
思念 米色风衣	

卷 二

第八章	125
母与子 依偎	
第九章	138
女园艺师 长筒靴 密谈	

第十章	155
田园 篝火	
第十一章	170
秋风起 吸引	
第十二章	184
鼓额的家 信任	
第十三章	195
沙丘 一纸密令 外祖母的故事	
第十四章	214
血与沙 巨树 春天的哺育	

卷 三

第十五章	233
泣哭 筋经门逸客 隐秘	
第十六章	251
惶惑 疲惫与焦渴 秋诉	
第十七章	270
外祖母和树 彩色的鸟 悔恨	
第十八章	289
茂长的欲望 深夜	
第十九章	301
就地十八滚 生离死别 珍藏	
第二十章	323
落叶之秋 初探	
第二十一章	335
中蛊 有根的老人 乌鸦	

卷 四

第二十二章	355
病卧 春天 血迹	

第二十三章	376
人在旅途 帐篷之夜 红马	
第二十四章	390
脚步与心音 山地	
第二十五章	407
荒原 老煞神	
第二十六章	422
与魔鬼订约 热城与古镇	
第二十七章	438
遗弃的家园 母亲与水 飓风 附记	

卷 一

卷

第一章

滨海之秋

来此地定居的决定是三年前作出的。那时这里不过是东部平原上的一处残破园子，葡萄架东倒西歪，稀稀落落的几棵树也即将埋入荒野流沙。可是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记住了，并且再也没能忘记。那几年正是我在东部山地和平原上游荡的日子，就像一粒种子渴望落地。而这里恰是我的出生地，记忆中儿时的那幢小茅屋离这片园子也不过近在咫尺——它们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华里。静下来想一想，好像几十年的游走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环绕着它、走向了它。这里仿佛就深埋了一块生命的磁石。站在园边放眼四望，满眼都是记忆中的景致：沙原和海岸，无边的灌木，被风雨洗白了海草屋顶的小房……这片园子在一处国营园艺场的附近，它与大海之间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沙丘链，是一株株碧绿的钻杨。

当时我心底渐渐泛起一个奢望：如果能拥有一片葡萄园多好啊，哪怕它只伴我十年二十年，也都是一件足以安慰下半生的事情啊！要知道当年我就是从这里走开的，离开这里就意味着背井离乡，意味着漂泊。怪不得我要一次次归来，在这里前后左右地徘徊，原来这里真的埋了一块生命的磁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了它那绵绵不绝的、长久而强韧的吸引力。

一个念想就像一粒种子，那次牢牢地植入了心头。最后我终于获得了这片园子。

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就把这里变了个模样。接着就是我所经历的最好的一个秋天了。那个秋天令我终生难忘——直到现在

想起来还有忍不住的感动。我生来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季节。真的，这种强烈而美好的感觉可能一生里只有一次。那时我觉得自己与秋天贴在了一块儿，亲昵得掰也掰不开。

整个葡萄园都在风中陶醉，原野上全是葡萄的香味。夜晚，我安憩在园子当心的那座小茅屋中，倾听露滴洒落的声音，别提多么惬意。多么好的秋天，我每天都在葡萄的香息中睡去。我的梦做得好长，我大概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好的睡眠……这里让我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工作节奏，过得那么充实。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算迟，我实在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多年来设想或预计的那个未来，似乎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说起来可能有些巧合，离我的园子十余里外——穿过或绕过那个国营园艺场还有一个葡萄园，一个海草小屋就坐落在那个凋零的园子里，里面有不多的几株葡萄树和果树。所不同的是所有那些树木都老苍苍的，比如说葡萄树，藤蔓足有碗口粗——我努力回忆着，朦胧中记得小时候见过这样一片园子：它从几十年前就像无人过问似的，所有的葡萄树都无精打采；小屋门窗紧闭，偶尔出来一个眼睛都懒得睁一下的中年妇女……现在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不知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女人。她长得怪模怪样，看人时总是一副冷脸。

那一次我听说这个女人会算命，就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请她算了一回。令我吃惊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基本上都与她的预言吻合；至于更遥远的未来，那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老太婆叫毛玉，人与名字相距甚远：粗胖健壮，说话粗鲁，有时能在生人面前毫无忌讳地吐出一串串脏字。她当时说，我会得到那片园子，并在里面过上三年安稳日子。

后来果然一切如她所言，我得到了那个园子并在里面安顿下来，过得充实而幸福。好时光总是很快，仿佛一晃就是三年。扳指算来，到眼下这个秋天正好是三周年整。预言的期限一到，好像什么都有点儿不对劲儿，中年人紊乱的梦境、时睡时醒的漫长午夜，都一股脑儿追到了这片园子里。而开始那三年除了香甜的夜晚还有

幸福的午睡：中午醒来往窗外瞥一眼特别舒服，那些葡萄树好像正在冲着我微笑。不过今天，这一切可能真的过去了。我睁开眼睛，再也看不到葡萄树的笑容。许久没有看到城里的朋友了，我在荒原上独身一人——这天下午一觉醒来，突然心底泛起了一阵阵凄凉。在这片清冷的海滨葡萄园里，我听不见喧闹，看不到往昔的伙伴。我一直躺在那儿，思忖着，倾听着，心里空空荡荡。直过了许久我才听到斑虎在远处吠叫，有人扣响了他的猎枪——是拐子四哥。远处还有人在呼喊，那是谁？一会儿又响起了呵斥的声音，我听出是大老婆万蕙。鸡咯咯叫着。有人响亮地打着口哨。

一切如旧，这个葡萄园不过像往常一样，正在度过它的又一个秋天。

二

我虽然在这儿待了三年，因为忙碌也因为其他原因，与那个到处算命的毛玉见面并不多。我其实并不喜欢装神弄鬼的人，也不喜欢说话粗鲁的人。我后来知道她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太太，凭借一身绝技或其他一些谁也说不清的原因，成为海边上一个万事不求人的“自在人家”。所谓的“人家”，即指她有一处自己的园子，园子当中还有一座房子；“自在”，是说她过得无忧无虑。人这一辈子无论是居住在城里还是乡下，要想活得“自在”可不容易。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人人都有一堆烦心事。而这个老太太却能在海边一座独屋中一生安居，吃穿不愁，心满意足，有时难免让人有点儿羡慕和好奇。她与我相同的是，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园子，都住在离大海不远的海草茅屋中。不同的是她比我闲适了许多：对那几棵葡萄树和果树几乎不管不问，实在需要干点儿什么了，就往小村里打声招呼，那时就会来人到她的园子里拾掇一番。余下的时间全是她自己打发：抽烟，酿酒，熬补药，做各种好吃的东西。如果有人转到茅屋那儿，她就给人看看相算算命，拉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一张大嘴不停地蹦出一些粗话，把荤故事讲得流畅

自如。有人说她的好日子多少也来自这些故事和算命的特长：不少人喜欢她需要她。

我的园子除了拐子四哥夫妇，再就是从周围村子里找来的帮工，最忙的季节还要加人。闲着的时候拐子四哥偶尔也到毛玉那里去，他有一次从那儿归来就想纠正我一个错误，说那女人不叫什么“毛玉”，大半是“猫玉”。也许吧，因为她屋里的确养了一只肥胖油亮的黑白花大猫，像她一样有了一把年纪，也同样是狡黠，生气勃勃。四哥对毛玉的评价是：这个女人能大了。

他并没有解释她有什么“能为”，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想那是指她坐享其成的本事吧。

我身上沉沉的，有些乏力。这种倦怠在过去是让我厌恶的。我一个人走在葡萄树阴下，尽可能不去惊动他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这段时光里，我透过一行行葡萄树往南遥望——那是园艺场西南边一点儿，就在那个地方，几十年前也有一片不大的园子，园子当心也有一座茅屋，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多么不可思议啊，我现在正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自己的童年……一遍遍想着母亲和外祖母，还有父亲和外祖父。他们的命运起伏坎坷，构成了一部悲惨的传奇。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男人——父亲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不，直到今天，沉冤仍然未能昭雪。

我的思绪长时间停留在一棵巨大的李子树上，它就在当年的茅屋旁，让我一遍遍攀爬依偎。在树上，我会久久遥望南边的山影；下了树，我就缠着外祖母讲一个个故事……一切如在眼前，时光轻轻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如今那个攀爬大李子树的人四十岁了，在这个秋天的下午正一阵阵莫名的惶悚，急于寻找依恋、爱护和关照。如果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迎面走过来，哪怕她不说一句话，只把手扶在我的肩头，静静地望我一眼，我也会涌出满心的感激。

葡萄马上全部成熟了。第一批葡萄就要采收。那些紫黑的颗粒真正是圆润如珠，我的那个朋友——酒厂工程师又要朝它们竖起拇指了……可是这个秋天好像太长了一点儿，这是个迟迟走不到尽头的秋天。

一只鹰正从空中俯视我的葡萄园。它会看到什么？一片宽阔的原野上有一片不大的、挺好的绿洲。它那么规整，茂盛，四周围了篱笆，白色的石桩葡萄架井然有序，像一排排站立的士兵。它的中间是一座古旧茅屋。茅屋四周是香椿树，是马尾松。它在荒原上显得这么孤单和高傲。那只鹰也许在心底发出了嘲笑——它嘲笑一个中年人走在自己的人生之旅上，一不小心就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圈套。

如果真是一个圈套，那么设置它的又是谁？是这片荒原上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吗？我摇摇头。真是荒唐。我在这个下午竟然变得焦灼起来，老想找一个埋怨的对象。小茅屋里就放了我的行李，它使我看上去就像个匆匆过客，好像我随时都可以拎起来就走。

直到今天下午我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我在这个茅屋里生活了整整三年。这三年好像一闪而过，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甚至也没有留下我期待的那种欣慰感和满足感。我当年从遥远的那座城市来到这里时，到处还是一片新鲜和陌生；可是今天我对此已经无动于衷。我想极力追溯三年前的那种激动、那种深深的眷恋……我从头仔细回顾这一切，从头咀嚼。

当年啊，一棵棵葡萄树为什么微笑？

阳光从葡萄叶隙里零零散散飘落到身上。我迎着叶隙望去，刺眼的阳光又让我闭上双目。“三四点钟，三四点钟，下午……”我自语着，品咂着这一刻若有若无的领悟。

我在一棵葡萄树下放慢了步子，离它越来越近。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棵葡萄树一样。多好的葡萄藤蔓，多么结实的藤蔓，粗壮有力，在春天和冬天被精心地修剪过，经过一个温暖的夏天，它饱含汁水；从暴起的褐色斑皮上，一根根细小的绿枝又抽出来，正沿着支架上的铁丝攀援。它的样子让我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一对对叶片相互眺望，流露出顽皮的神色：它们下边就是肥大的葡萄串穗，沉甸甸饱胀胀，往下坠着，像乳房饱含了甘甜的汁水，这会儿正急着哺育。它们哺育谁呢？我眼前闪现出一对水灵灵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遥远、遥远的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稚嫩的、纯洁的永远牵挂着我的人。是她和他的眼睛吗？

所有的葡萄串穗都饱胀着，向着一个方向垂挂。它们的乳汁仿佛会在一瞬间喷射出来，溅你满身满脸。我不知怎么抬起了双手——我的手在阳光下清晰起来，它筋脉暴起，汗毛稀疏，粗糙不堪。手指像芋头皮。这双手如果按在城里人的脸上，他们会大声尖叫：“像砂纸一样！”我这会儿就用这“砂纸”打磨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把一个枯败的葡萄叶掐下来。我看到叶梗上汁水晶莹。我小心翼翼地揩掉了，像揩掉一滴泪水。

这个季节里竟然还有那么多葡萄花，它们小得像米粒一样，一串一串。它们慢慢也会鼓胀起来。当这个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们将变成紫黑色的颗粒：这是一棵葡萄树所能结下的最后一批果实了，它们甘甜中透着微微的酸涩……

三

几年前的那个秋天宛如眼前。也许就是面前的这棵葡萄树，就是它，与我在荒滩平原上结识了。那时这棵植物的精灵急于告诉我一些故事，尽管我当时正急匆匆路过，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停留下来。我们攀谈起来……那一次准确点儿说我是要到旁边的那个园艺场，老葡萄树半路拦住了我，然后诉说起自己的故事。在它的指点下，我看到了荒原上一棵棵无家可归的葡萄树，风沙日夜抽打它们的躯体，霉烂的葡萄在支架上发出一股酸臭，成群成群的灰喜鹊扑过去叮啄。它们正在度过残生。

“谁是你的主人呢？”我问。

“谁都是我的主人，谁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都顾不得，他们太穷了。”

“你的主人太穷了？”

“大家都一样。我们都太穷了。”

……………

我那时就在心里盘算起来。如果我足够富有，我能够收留和挽救它们吗？还有，我可以当它新的主人吗？那时候我的心里一阵发

烫，紧紧挽住了眼前这棵又粗又老的葡萄树……

从这儿往西，穿过园艺场就看到了那幢孤零零的海草茅屋，它在另一个小小的园子中。它被风雨洗得灰白的屋顶强烈地吸引了我。那时我想，自己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样的一处居所吗？我于是径直走了进去，结果也就结识了毛玉，有了她的那次预言。说到我刚刚见过的那片破败不堪的园子，她说：“那不是别人的，它呀，就是你的。”

恍惚间我还以为她记错了地方，在说我的少年时代，说我们一家呢。这让我身上有些战栗。

从她那儿出来，我就一直往南，踏入了那个让人心口灼烫之地。这儿已没有了那棵巨大的李子树，也没有了茅屋。我蹲下来，伸手抚摸着一片片泥土，觉得它就像有脉动似的。我在心中念叨：是的，这就是命运啊，转了一大圈，还是要回来，回到我的出发之地。

不久我就回到了城里。可是我心里清清楚楚，自己已经被葡萄的精灵给缠住了，再也不会有一刻的安宁。在城里，身边的一切都好像在向我暗示什么，让我不安而烦腻；内心深处有什么被摇动了，我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待在这里了。当然，我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次远足的结果。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摇动我的根了。

我开始连夜失眠，夜间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叹息。梅子看出了什么，那双眼睛在角落里注视我。我无暇顾及，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思念；我沉入了自己的内心，常常走神。梅子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她睁大了一双眼睛。

小宁比母亲要聪慧。他有一次问我：“爸爸，你又要出远门去吗？”

我点点头。

“妈妈，爸爸又要出差了！”

梅子没有做声。

我在这座城市有点待不住，总想走开。可是工作又缠着我，使我没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这儿无头无尾的街巷、蜂拥的人流和车

辆，都成了阻止我飞翔的蛛网。谁来帮帮我呢？我需要回到一个角落，在那里修复某些创伤——有什么破损了，有了深深的划痕，它在悄悄渗流……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隐秘，它们无从诉说。可是只要待在这座城市里，危机就会日益逼近。急死也没用，一切都是茫然。我的处境，我的内心，它们形成了多么深刻的、永远也不可调和的矛盾。我知道这种不安，这种无时不在的冲突将会毁掉我。渗流，悄悄地渗流……远处有一只手在摇动，一个声音在召唤。我会迎着它走过去。这是迟早的事。

直到那些夜晚我才明白，这个时刻来临了。我原来要寻找一个葡萄的精灵。

深夜我听着梅子均匀的呼吸。她闭着眼睛。微弱的光下，我看到了她整齐的睫毛。旁边的小宁睡着了。梅子并没有入睡。她大概感到了我目光的压力，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明亮。

“……想走吗？”

她问得多么突然。我摇头又点头。

“怎么？”

我叹了一口气：“只想去试一下。在这个年头儿里，梅子，你知道，”我挠挠头说下去，“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他们有的胆子相当大……”

梅子坐起来听着。

“我的胆子太小……可我不想再做胆小鬼了。我是说，我终究还应该像一个男人吧。”

梅子转了转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在一边苦笑。

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又该怎样呢？在这个夜晚微弱的光里，真正的男人该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我在内心深处探问着……

那个夜晚之后，不久就有了一次出差的机会，正好是去东部！我开始急急地打点行装。

契 约

一块陌生的平原正开始改变着什么。这种改变既可怕又撩拨人心。好像从泥土中一下子涌出了一群贪婪而又热情的生灵，令人惊悚。不过大多数人仍然漫不经心——村落街道上的人稀稀落落，他们懒散地晒着太阳。就像很早以前有神灵做了巧妙的安排一样，在这偏远之地仍然有等待我的一个归宿，那是预留给我的一个角落。在那个国营园艺场里，一个朋友简陋的家成为我长途跋涉的驿站。那天我们喝了许多瓜干烈酒，交谈中语气变得越来越急促。我们谈到了远远近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平原人去城里打工、到南部大山参加包工队等等。后来谈到了有人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迷恋土地、纷纷弃土而去的时候，我有点儿忍不住了。他告诉我，海边的那片葡萄园现在已经成了村里人的一个心病：没有人敢去当它的主人，因为无论怎样也没办法服侍这块园子了。这年头葡萄像人一样娇气，爱闹各种疾患，总有一天他们要用镢头刨了它们……

他扳着手指，一个一个数过了这几年向葡萄园伸过手的村里人，他们差不多都蚀了本。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里已经完全不适合种葡萄了。我有些不解，问：

“可是园艺场呢？这里的葡萄长得就蛮好。”

“那是土好。这边的水土好，要不当年国家能在这儿建一处园艺场？可能是因为靠河近吧……”

我无言以对。对这种事我实在弄不明白。

“再说，这里主要是苹果树……”

可是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甘心了。我踌躇了一会儿，问道：

“如果我接手来做那片园子呢？”

他笑了：“你？你不要说侍弄它了，你就是一个月来看一眼，